

適者

那些狗兒就在附近徘徊。上次看見他們是掃墓那天，祭祖的路上。牠們安靜的眼神迎上我的目光。

不同於一般流浪狗的眼神粗略，牠們的舉止謹慎小心，定定地望著來去的人群，沒有畏懼，中間我與牠們的眼神對上了，那眼睛像是懂人話，我不願再看，猜想牠們應是與人相處過的，只是不知怎麼地流落。

我懂那種眼神的。是對視瞬間就輕輕移開，讓微微上抬的視線，把對方表情壓低的一種態度。

後來我才知道那些狗是被棄養的，過幾天電視就報導了這則殘忍的消息：「割聲帶棄荒野 柴犬默默等死」——畫面框住荒草中的幾個黑點，鏡頭接近、放大。果然是受傷過的，我心底想。記者說遭割聲帶的牠們被棄置墓地，適逢祭祖的人潮發現，消息才得以紕漏。失去聲音的牠們在夜晚扒墓，逢著掃墓人潮還有拾食可能，過幾天人徑疏淡，只能無聲地等死。

發聲、求生，都是本能。失去聲音的牠們固然可憐，但扒死人骨頭這點就顯失格了。雖然這之間是可理解的。我啪一聲關上電視，不願再看。

前一秒我還感著那眼神流露的人性，但此刻我只對那覓食的本能生厭。又是本能。吠聲出於同理，但獸性本質沒有不同，我心底想。知道自己是嚴苛了。一方面其實厭煩自己太輕易的感性，厭煩那樣的感性，太像同情。如那一直沒有真正靠近的鏡頭，像怕揭露、又像是怕傷了什麼似的。隔著生命有無，人性與獸性。隔著記者的聲音，墳地獨有的風勢，嘈雜像是另個世界。這讓我想起祖父。

記憶中祖父與藤椅是一體的。祖父只是坐著，身影卻顯無形巨大。其實祖父相當瘦了。一層薄薄的皮裹著骨頭，無神地下垂，他的精神與肢體，與藤椅交纏著，像株怠死植物，遠遠望著十分悚然。

祖父是在我七歲那年中風的。之後十一年他都坐在藤椅上，用鼻管進食。這樣的他不曾說話，每天只會看電視，還有哭。偶爾悶哼幾句。每個氣音都像是用力嚼出來的。

只是失語、還不至於失音，這情況似比割去聲帶還要好些。但指向一致，不良於行的祖父坐在藤椅上，用他殘餘的聲音宣示存在，像駕崩的王位上，仍聲嘶力竭的失勢者。

這樣的祖父只有電視能讓他安靜。發覺這點，全家沒人和他搶電視了，就讓電視陪著祖父作息，全家只有祖父一人在看電視。看電視的祖父沒有表情，我們轉什麼頻道他都接受。只有這時候他是一個傾聽者，看電視的祖父，祖父一生最隨和的時候。

後來祖父過世，家裡的電視機就鮮少開過。

我記不得祖父健康的模樣了。我駭怕祖父，我駭怕忽然大叫的祖父、駭怕他突然地哭。我從沒敢靠近祖父，只在他打盹的時候躡步經過。只有這時候我也害怕起電視機了，它是這樣不停地說話。

而我更駭怕失禁的祖父，在他暴怒而後突然靜寂的時候。每每望著躬身清理的父親、對應祖父的泰然自若，總讓我相信他是蓄意的。我竊以為該有的羞慚，忽略了，一切對待竟似無涉情感、亦無涉血緣責任。僅僅是關係的從屬。是這樣的祖父讓我覺得患病的人並不弱勢，倒像一個集權者，要健康的人正視、服從他的異質。只因他真

是有病的。

知道這樣的理解是冷漠了，對於自己祖父。但這行為真和撒尿劃定勢力的流浪狗無異。

是這樣的祖父迫使祖母離家了。祖母信了教，不知名的。起初祖母是跟著別人信仰，希望能讓祖父病情好轉的。家中掛滿祖母四處求來的符，看著那來自各方的庇佑，讓我真覺得平安都是流浪過的。流浪過的祖母，宗教變成她所有的熱衷。最後祖母不回家了。祖母搬去道場長住，道場在偏遠的山上。這不怪她，每個人都想實現一些什麼吧。父親是這麼說的。

每個人都想實現一些什麼吧。父親總是這麼說，也有不願經驗的彌補。

祖父不喜歡父親。這點父親是知道的，這點連還未懂事的我都能感覺。記憶中祖父還健康的時候，總在大庭廣眾對父親咆嘯，成天嚷著要父親搬出去。印象中祖父與父親相處的氣氛一直是傾斜的，父親總在低處。而身為長孫的我，祖父待我雖不致遷怒，卻也十分陌生。這讓從小旁觀的我充滿疑惑。我不解祖父對待父親的態度，更不解從不反抗的父親，為何總是沉默。

印象中父親一直是沉默的。

後來父親並沒有帶著我們搬出這個家。因為不久祖父就中風了的緣故，身為長子的父親負起照顧的責任。父親因此停了半年的工作，為著安頓家中一切，祖父該是知道的，他知道中度殘障的父親找工作並不容易，放棄既有工作，更是艱難的決定。我原以為患病的祖父對待父親的態度會有所轉變。我以為，而我卻感覺，清楚一切的祖父卻對父親更加野蠻、無理。

這是最不能諒解的。同樣是不良於行、同樣是社會體制下的弱勢者，相較祖父

因後天患病而獲得種種照顧、同情。先天殘障的父親，在祖父眼裡，卻彷彿一件可恥的事——即使自己的孩子，祖父也從不掩飾他的鄙視。

我不知道父親是怎麼成長過來的。關於從小就備受歧視的他，每逢客人來訪，祖父總要他躲起來，這些事，父親說來語氣平坦。一如他提起諸多往事時那般清淡，雖然父親從不主動提。只是認知不同。父親解釋，上一代的人資訊不足，且觀念保守。父親說他完全可以理解。

但我完全無法理解我的父親。無法理解他平坦的沉默，在我眼裡，父親只是行動不便。走起路，要比一般人要花上一些時間。除此之外，我並不常知覺父親的身障。相較祖父的病弱與強勢，父親似有更多脆弱的緣由。關乎那些發生在父親身上的不平等對待——那些父親完全可以理解的——我的質疑與慍怒，因而沒來由地全投向祖父。我甚至認為，中風剝奪了祖父行爲與表達的自由，身障的苦痛，親身感受，這該是最好的懲罰。只是不滿殘病的祖父仍須由身殘父親照顧。

然後我忘不了轉折那天。

那天我和父親起了衝突。就爲了祖父的事，激動的我疏忽了音量，想在客廳看電視的祖父必然聽見了。隔著簾子，我感覺他投來的模糊目光，羞憤的我尖銳地回視，卻撞見了他的淚水。

祖父哭的時候沒有聲音，不同於之前他意欲引人注意的張狂。這畫面震懾了我。……卻也讓後來的我再也不願和他眼神交會了，只因我無法掩飾我的排斥與責咎，只因我無法承受，他強勢的示弱。

從那之後祖父變得十分安靜。不哭不鬧，像被割了聲帶似的。

祖父完全凋成一株植物了。不再作聲的他神情渙散，不再對外界物事反應，偶有親戚拜訪他的表情一樣如此。安靜的祖父只看電視。對應父親為祖父熟練鋪床、整衣、餵食的動作，恍惚竟也如同除蟲、澆水那般，角色錯亂的違和感。彷彿久坐藤椅，身上總烙著凹凹凸凸的紅印，起初稱不上舒適，久了也對那悶熱的燥刺疲軟。

空虛的健康。想父親也能同感的，同住一個屋簷下卻同樣有著流浪的感傷，沒有比這更消耗的安定了。這使我更理所當然地忽略祖父的存在，只怕知覺了，也就成爲木然的一部分。靜涼一生的可能。即使這樣的冷淡像是閃躲，但冷淡能讓我看上去強悍。

不僅僅是對於殘疾、對於死亡。習慣淡逝，就不再有恐懼。想祖父與父親都在適應，我也是。

掃墓那天我並沒有上山，只在車上等著，等父親與叔公們整墓下山。整個過程我只想當個接送的人。而長輩們似乎早習慣我的叛逆了，也沒說什麼。他們知道我不會去掃墓的，即使我就在很近的山下。只有父親仍細心地問了我。這又讓我傷心了。我說不去，堅持待在山下。

其實父親一直是懂我的，他從沒爲這些事責備我。懂我的父親一向沉默，我知道，我知道他保護的心情，卻還是想責怪他的沉默。

是望著父親顛簸的背影漸遠，我才驚覺自己應該上山幫忙的。父親行動不便，一段路，總比別人行上更多時間，特別是這上山的路……，我像跟丟的孩子擔憂起來。但父親已經離我相當遠了，看著父親緩慢的背影。思索是否追上去這事使我復加煩耐，像久病的人，難遣的疲倦情緒。

祖父去世幾年以後我才發覺，隔著父親，心理上的我與祖父其實很近。

父親背影走遠我才看見了牠們。那些割傷聲帶的狗兒。就在不遠的地方，牠們的凝視透露了些許親近。四周很安靜了。我們之間隔著一條荒草稀疏的路，但像深淵。而我彷彿兀立的橋墩，逼著斷裂的自己平視，牠們沉默的質問，久久徘徊在我眼眶，是莫名乾澀。